

編 樸 永 姚 城 桐

諸子考略

行 印 社 譯 編 研 資 京 北

◀ 廣告籍書版出社本 ▶

影印 粉紙	校增	劉師培著	廖平著	邵次公著	李泰藜著	李泰藜著	鐵錚編譯 回經聖典	蕭一山著	黃右昌著
清代名人書札	紀元編	經學傳授考	今古學考	書目長編	中國史綱卷二	西洋大歷史	蘭經	清代通史	民律要義
二定	一元五角	四定	五定	八定	各一元	四元八角	一元八角	三元五角	一元四角
元價	元價	角價	角價	角價	元價	角價	角價	角價	角價

●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桐城姚永樸

發行者 北京資研編譯社

印刷者 中華印刷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中關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諸子考略卷首

總論

漢書藝文志論諸子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辯者爲之則苟鉅鉤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滌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

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傾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台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縉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蠶出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揄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子雲初出應王氏招大節之墮匪由一朝學本君平沈思孤往儻效冥鴻詎權塵網考太元法言略第十
七

隋有大儒曰王孔子偕庭禮樂生徒杞梓前董後韓鼎足爲三名遺史冊盛德奚慚考中說略第十八

諸子考略序



諸子考略序

姚永樸

嗚呼諸子之言猶藥也藥之性不能無偏故可以已疾亦可以致疾然得醫之良者因人之所病而施之則惟其偏也反得效其用此聚毒藥以供醫事所由掌於醫師也當春秋末至於戰國先王政教蕩焉無存其時豪傑之士如管仲晏嬰孫武吳起申不害商鞅咸以所學馳騁於世若夫老莊楊墨屈原荀卿韓非之徒或沈淪下僚或陞伏草莽或以宗臣而困讒人或以奇才而羈異國既不獲伸其志於是舉其心之憂悲憤懣者畢見於書雖義多失中然其識之高其言之沈痛切至實有非酣豢富貴之鄙夫所能窺其萬一者昔孔子論人取狂狷而賤鄉愿又曰觀過知仁而南郭惠子亦言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聖人之道大無所不包如彼諸子使得聖帝明王裁成而驅策之夫豈非耳目股肱之選歟光緒癸卯永樸自山左歸會吾皖創立高等學堂總辦劉葆良觀察提調惲季申太守白於大吏俾襄教事既以御纂七經綱領授諸生乃復蒐諸子行事及昔賢序跋與夫評罵之言爲考略十八卷非敢云有裨諸生亦欲稍擴其識以爲異日效用於國之始基云爾桐城姚永樸識

觥觥敬仲術主於因知與爲取史遷所陳魯惠尙威爲法家則國張四維猶見王澤考管子略第一
晏子論禮粹然純儒彊諫顯君永爲世模善與人交魯論持紀沮孔謬談造於墨氏考晏子春秋略第二
欲將三軍貴通九變屈人之兵在於未戰精哉孫子撰十三篇知彼知己知地知天考孫子略第三
老聃在周實爲禮官矯枉過正乃法自然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莊得其體韓得其用考老子略第四

諸子考略序

二

列子軼事稱者漆園子長無傳成疑寓言學貴全神念戒著物宗旨所歸可參於佛考列子略第五
繩墨自矯以備世急才士之名與孔並立兼愛之說近理亂真毫釐不辨數我舜倫考墨子略第六
商君所急耕戰而已嬴氏用之令行禁止孝弟誠信禮樂詩書曰蠹曰蟲異說紛如考商君書略第七
南華之源起於卜氏懿哉六經能探厥旨疾世沈濁易莊爲諸非夷非跖忘厥形骸考莊子略第八
屈原遭讒離騷是作世無重華方正馮託曰予遠逝猶睨舊鄉怨而不亂日月爭光考楚辭略第九
荀卿之學敦詩悅禮老死蘭陵身爲道砥性惡之說由激使然詆及思孟勝心未捐考荀子略第十
狡哉呂子奇貨可居既盜高位更撰異書懸之國門千金一字事備古今勿以人棄考呂氏春秋略第十

一

養非所用非所養廉直之人不勝邪枉韓非疾世五蠹以陳悲哉說難翻殺其身考韓子略第十二
長沙矯矯痛哭陳書學出經橫衷之以儒人曰治安臣曰搶攘唐陸宋蘇同茲忠讜考新書略第十三
河間好儒身名俱泰惜哉淮南竟與禍會書成鴻烈出於八公義繁詞博斯爲文雄考淮南子略第十四
在漢真儒首推董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探公羊無微弗曉龍門衍之史學以肇考春秋繁露略第十

五

向於漢室同姓之卿拳拳納誨志符屈平嗟彼厲君罔焉莫悟梓柱生枝遂移漢祚考新序說苑略第十

六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或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類而今台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何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竄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殺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爲天子尙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爲皆稗皆可採摭晉英故次以雜家雜事分類亦雜言也舊兩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除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僞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賢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

諸子考略一

管子

漢志入道家唐宋諸志
四庫全書提要並入法家

本傳

史記管晏列傳云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濟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葵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

征山戎而管公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懸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經重九府詳哉其言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稱也豈管仲之謂乎

序跋評論

荀子王制篇云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淮南子要略云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劉氏向校錄管子上言云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經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法言先知篇云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之謂大器

蘇氏軾東坡集云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爲必勝也

羅氏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社佑指略序云唐房元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議者以故謂管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耳矣其以秦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爲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爲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

朱子語類云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爲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畢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葉氏適水心集云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容等亦種蠶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子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尙欲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子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管仲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仲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管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想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中韓之先驅軼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云管子書猶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似孫子略云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創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鎔靡破繫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脈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聘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巧一

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烟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壞概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墜詩書既燦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執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陳氏振孫書錄解題云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黃氏震日抄云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薦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王氏應麟因學紀聞云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趙氏用賢序云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紉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勿穆之風未遠而后穆公劉之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常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稠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世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綏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眞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

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仲當諸侯賜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母招權勇母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仲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常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防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未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自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

言毛贍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固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晁公武讀書志曰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註陸機猛虎行曰江遂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恥之况與惡同處今檢篇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弊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爲竄亂失真此本爲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己未張嶠後跋云舛脫甚衆頗爲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舊有房元齡註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然考唐書藝文志元齡註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元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有孝經註考子註今並不傳唯此註藉元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採然蔡絛鐵圍山叢談載蘇軾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試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註則宋時亦採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註本明劉績所補註亦僅小有糾正未足

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

方氏苞讀管子云管子之用周禮也禮式之繁重一變而爲淫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異也而讀其書尙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陳氏澧東塾讀書記云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凡物戴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官闕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人云仁君唯母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

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略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諸子考略二

晏子春秋

本傳

史記管晏列傳云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衝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轡贖之載歸弗謝入闈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扈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曩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序跋評論

淮南子要略云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鳴一朝用三千鐘饋(賜也)梁邱據子家贈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劉氏向校錄晏子上言云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心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翟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

柳氏宗元辨晏子春秋云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徒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曾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

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間糞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胤氏公武云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

陳氏振孫云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四庫全書提要云晏子春秋八卷舊本題齊晏嬰撰胤公武讀書志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爲之非嬰所撰然則是書所記乃唐人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題爲嬰者依託也其中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齊景公南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戲劇則妄人又有所竄入非原本矣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其旨多尙兼愛非厚葬久喪者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薛季宣浪語集又以爲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嬰之學實出於墨蓋嬰雖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記常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其書自史記管晏列傳已稱爲晏子春秋故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處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然漢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蓋二名兼行也漢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陳氏胤氏書目乃皆作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爲明李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若世所傳烏程閔氏刻本

以一事而內篇外篇複見所記大同小異者悉移而夾註內篇下殊爲變亂無緒今故仍從此本著錄庶幾猶略近古焉

孫氏星衍序云晏子名春秋見於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

姚氏鼎安子不受擲殿論云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者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隣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於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衰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竊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詭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管氏同讀晏子春秋云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釋同者故既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

諸子考略三

孫子

本傳

中記孫子吳起列傳云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中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後百餘歲有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

序跋評論

魏武帝序云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特武者滅特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戰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餘歲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

許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歐陽氏修梅注孫子序云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序
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
設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曠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
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晉與董呂諸袁角
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術於吳王闔廬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
武自用其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
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常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
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
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
不泊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

蘇氏洵權書云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確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
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

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慕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鬻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

鄭氏友賢孫子遺說序云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若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

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

晁氏公武云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粹成此書云

葉氏適云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武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專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鉉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

高氏似孫云周衰制墜法蕩政不克綱強弱潰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

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尙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
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復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韜匱
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
間豈無所以爲也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
已成敗興亡易於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黃氏震云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
屈人兵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始終未嘗言殺而以久於兵爲戒所異於先生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
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真情非後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若
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楊外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

四庫全書提要云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
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
操削其繁剝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因
未可以爲據也此書註本極夥隨書經籍志所載自曹操外有王凌張子尙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
以李全杜牧陳皞賈林孫鑄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縷梅堯臣王哲何氏諸家歐陽修謂兵以不窮

爲奇宜其說者之多其言最爲有理然至今儒者寥寥應武學者所誦習惟坊刻謬寧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於錄武書爲百代談兵之祖業適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廬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於武也

孫氏星衍序云黃帝李法周公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即出於黃帝觀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達之則敗稱爲兵經比於六藝良不愧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家吳王客孫武家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革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答見於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以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情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荃四杜牧五陳暉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

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孫子其文即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今或乖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龔子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

姚氏館讀書子云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武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與兵十萬者也况枉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柱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諸子考略四

老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道家

本傳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將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遂去至關關分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台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弱王者出焉或曰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世耶李耳無爲自化澹靜自正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稱辭微妙難識

序跋評論

莊子天下篇云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笏平若亡寂平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雖知其雖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荀子天論篇云老子有見於絀無見於信有絀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云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務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名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窺窺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法言問道篇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緇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又寡見篇云或問司馬

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賤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續其弊悅惡在老不老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云老子生而皓首爲周柱下吏視周之衰乃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尙虛無無爲凡五千餘言河上公爲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賁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尙玄言唯輔嗣妙得虛無之旨

晁氏說之跋云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隱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亦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于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

晁氏公武云子嘗學老子通其大意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

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夭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道歟

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楮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傅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朱子答汪尙書書云以曾子中言禮數段證之似老聃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

朱子語類云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術冲奮不肯役精神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節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功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他便是個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常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哈秦將以利與之連合卽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卽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使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追而後動不得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振孫云昔人言謚曰眚故世稱老眚然眚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

黃氏震云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爲誣誕如序稱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爲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者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淆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謂河上公坐虛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雍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人非漢人也一本作裴楷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上丈人爲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尙在文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全類市井小說略不知古今辱老子之書又甚矣其書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欲絕仁棄義者言之激翕張予奪者陰謀玄之又玄者彼自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四庫全書提要云老子注二卷舊本題河上公撰晁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儋文諸問之卽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常從太史公云云案晁氏所引乃史記樂毅列傳贊之文叙述源流甚悉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註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註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註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耳明朱東光刻是書題曰秦人蓋未詳考懼是文帝駕臨河上親受其書無不入祕府之理何以劉向七略

載註老子者三家獨不列其名且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何以是書作於西漢註已散入各句下唐書劉子元傳稱老子無河上公註欲廢之而立王弼前此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雖敘錄之中亦採葛洪神仙傳之說頗失辨正而所釋之本則不用此註而用王弼註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無據詳其辭旨不類漢人殆道流之所依託歟相傳已久所言亦頗有發明始存以備一家可耳

老子註二卷魏王弼撰案隋書經籍志載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舊唐書經籍志作元言新記道德二卷亦稱弼注名已不同新唐書藝文志又以元言新記道德爲王肅撰而弼所注者別名新記元言道德益爲舛互疑一書而誤分爲二又顛錯其文惟宋中藝文志作王弼老子註與此本同今從之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弼注老子已不傳然明高歷中華亭張之象實有刻本證以經典釋文及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張湛皆引弼注以釋之雖增損數字而文亦無異知非依託曾蓋偶未見也此本即從張氏三經晉註中錄出亦不免於脫譌而大致尙可辨別後有政和乙未晁之說跋稱文字多謬誤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稱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則書在宋時已希逢善本矣然二跋皆稱不分道經德經而今本經典釋文實上卷題道經音義下卷題德經音義與此本及跋皆不合豈傳刻釋文者反據俗本增入歟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尙稱不分道經德經而陸游集有此書跋曰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題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猶析乎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無妄加竄定者乎

其跋作於慶元戊午已非晁熊所見本則經典釋文之遺妄改固已久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畫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姚氏鼎老子章義序云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道而情忿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若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驕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官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過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以是爲白晝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適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冝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耳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知其非耳

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姁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應管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

陳氏澧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卑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孔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澧案韓非云商君殺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是燔詩書始於商鞅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韓非亦云羣臣爲學者可亡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十盜乃止殫殫天下之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諸子考略五

列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道家

序跋評論

劉氏向校錄列子上言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滯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

張氏淇序云淇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傳顯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顯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冠屨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顯根於是唯資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

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城窮遠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鈞韓非尸子淮南子玄宗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盧氏重元序論云黃老論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辨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大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聖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元理將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北非欲指南億默契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墮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夫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辭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

功著則別生亦由濇白者遷祭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辭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解其道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辨之於恍惚之外耶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其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繁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之過半矣

柳氏宗元辨列子云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穉夏棘狙公記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記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詐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

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晁氏公武云列子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僞滋起或聘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殉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餓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爲立巖牆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外而不見吾內嗚呼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歟無弊歟

葉氏夢得避暑錄話云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裡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尙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洪氏邁容齋隨筆云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子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朱子語類云列子平淡疎曠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似孫子云太史公史記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羣禽滑盦慎到由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凌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間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黃氏震云列子質頹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寥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

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老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千氏渡江后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不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厲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爲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特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四庫全書提要云列子八卷舊本題周列禦寇撰前有劉向校上秦以禦寇爲鄭穆公時人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言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殺其相驪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從事每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其

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其後高似孫緯略遂疑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併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考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純夏樛家陞版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云是常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爲漢魏人之所睹而此書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駕八髡造父爲御至巨蒐登崑崙崑崙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僞造可信確爲秦以前書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著其爲師也然則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爲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爲怪晉光錄勳張湛作是書註於天瑞篇首所稱子列子字知爲追記師言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爲疑未免不充其類矣書凡八篇與漢志所載相合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政和中宣春彭瑜爲積石軍倅開高麗國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書唐卜者云云今所行本皆無此卷殆宋人知其妄而不傳歟其註自張湛以外又有唐當塗丞殷敬順釋文二卷此本亦散附各句下然音註頗爲淆亂有灼然知爲殷說者亦有不辨孰張孰殷者明人刊本往往如不足訝也據湛自序其母爲王弼從姊妹湛往來从家故亦善誦名理其註亦弼註老子之亞葉夢得辨異錄話乃譏其雖知列子近佛經而逐事爲

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後五宗之禪繩皆人失其旨矣

秦氏恩復序云注南華者不下數十家獨沖虛祗張洪一注孤行於世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爲之釋文宋碧虛子陳景元補其遺景元序稱曾於潛山得見徐靈府手寫列子洎盧重元注考新唐書宰相表重元爲盧思道元孫藏用之弟藏用注老子二卷莊子十二卷重元有夢書四卷均載藝文志中今並不傳惟重元所注列子自唐藝文志以下皆不著錄至鄭樵通志焦竑經籍志始有其目余於南北藏書家訪求盧注十餘年今始得於金陵道院書凡八卷楊朱一篇注佚其半其書羽翼張注頗可採間有徵引皆與古本相合宰相表云重元化至司勳郎中今稱通事舍人者就其著書時而標題也沈汾續仙傳云開元二十三年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元齋輿書迎張果於常州則知重元奉詔注書之時正官通事舍人之時也

諸子考略六

墨子

漢隋唐宋諸志並入道家
四庫全書提要入雜家

本傳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序跋評論

莊子天下篇云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太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歎死無暇墨子汎愛兼利而非圖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濶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歎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敢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小窳重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蒙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其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以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屬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辯以醜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特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脛無毛相造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待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也又天論篇云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又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謂之道盡利矣道之一隅也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又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噉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講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溟曉不暇積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閔服生焉

法言吾子篇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又五百篇云墨安儉而廢禮

韓氏愈讀墨子云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刈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廢弟子疾沒世而名不廢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程子遺書云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墨楊墨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其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也是也

高氏似孫云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斲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餘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關可也惟其言近平僞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關也

陳氏振孫云方楊墨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於世者亦只於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洪氏邁云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闕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軫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魯聽季孫之學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爲發明孟子之說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黃氏震云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於韓昌黎之議荀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尙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尙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尙同也墨之言尙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尙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尙賢然賢之當尙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尙賢乃謂惟賢爲尙親戚則不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

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馬氏端臨文獻通攷云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略於餘子何也益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掎擊聖人鄙堯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者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尙其說故鄒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諄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辯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尙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王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辯之高氏子略之言得之矣而其說未暢愚故備而言之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紂桀以爲二家本相爲用而各末學之辯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

所當辯乎

四庫全書提要云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隋書
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
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
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
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下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
下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
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
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篇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冒居其名然佛氏之教
其澆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
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時在彼法之中能自齋其身而時
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
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距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
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墨氏序云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由儒則墨

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並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亦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普港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奢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顯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

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

孫氏星衍後序云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於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於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曰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窳臧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若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葬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

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盍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
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亦周人而宗孔故於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
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旨又怪漢唐以
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於今傳寫譌錯更難鈎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
辯存其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
詞則與墨同苟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
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歸以俟君子如
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

汪氏中述學云周太史尹佚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
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淵原所漸
固可考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濼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
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
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南遊於楚見獻惠王獻惠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

猶頌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當宋景公昭公之世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

陳氏澧云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疎墨子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子皆欲人畏懼而自禍其身墨子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守何以爲守蕃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孔子之所長也

諸子考略七

商君書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法家

本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素

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故復見我我知之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已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者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而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循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門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木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歸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千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鯨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門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衛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觸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老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老公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

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序跋評論

淮南子要略云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諸葛武侯集云先主遺詔教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識蘇氏軾始皇扶蘇論云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

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終不以彼易此

晁氏公武云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姦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矣

黃氏震云商子始於犁草督民耕戰其文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爲心目紊亂況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御史之號實用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爲斷者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應煩亂若此真僞殆未可知

四庫全書提要云商子五空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蹟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註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闕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蓋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

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卽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爲第七篇文義甚明而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爲之解爲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昭又文獻通攷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持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傳第一篇卽稱孝公之謫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旣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嚴氏萬里序云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群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以王道而未入似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再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闊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斂使四民各安其業於是爲之興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修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與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

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學弼學弼不成者亡蓋以力服人力竭而變生以德服人德成而化盛帝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蟲者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彘戰國有十二者必貧至削於虜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寇讎而已矣彼不計勢之必窮而狃於說之易傳其處心積慮偏怙其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以告訐羅之以連坐壹之以農戰以坐收其富強之實而不顧元氣盡削胥秦人已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益不悟也席其成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嶺六合於是山東戍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而其效或不如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僞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以申其任法之說而詎知亡其身以亡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令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宜過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以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陳氏澧云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重刑而連其罪王者刑九賞一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求過不求善嗚呼旣以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施於告姦則不啻刑十而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

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六蟲曰禮曰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仁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不以爲美者而商鞅以爲蟲以爲必亡必削非梟獍而爲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車裂不足蔽其辜也莊子云夫至仁尙矣孝尙不足以言之此其言孝意已輕之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

諸子考略八

莊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道家

本傳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箴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兀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刺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聊相曾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快吾志焉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天下篇云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解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瑋瓌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稱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運不竭其來不覘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荀子解蔽篇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囚矣道之一隅也

法言問道篇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覩也又問神篇云成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又五百篇云莊楊蕩而不法

郭氏象序云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而明內聖外王

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遊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慕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平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常經崑崙涉大虛而遊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踈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編邈滄遐去離塵埃冥極者也

蘇氏軾莊子祠堂記云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臧穀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是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申駢闞尹老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等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蹶漁父則若直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乖莊子之本意程子云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 又云謹禮不透者須看莊子

晁氏公武云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摺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遊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爲陽嘗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耶宗孔氏耶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耶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耶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朱子語類云莊周是大秀才觀人間世篇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止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字字有著落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睜見這個物事便放浪去

了今禪學也是恁地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偏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黃氏震云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蹤固千萬世談諧小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之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子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之不常以亂其常如糜鹿食薦則因謂民食芻粟者爲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爲絨膝防盜者爲盜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因謂文采鐘鼓爲無用於是非混而

殺之謂是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之理盡絕於是乎又復引而伸之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爲天下之至人嗚呼此誠亂世之書而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使之無人生而有血氣心知安得而使之無果如其說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語不悖猶可也安能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無之理童子猶將笑之奈何其文奇說誕人情易感雖老師宿儒反或溺之耶嗚呼悲夫盡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上天謂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慕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聃之死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經之名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出於莊子王氏應麟云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四庫全書提要云莊子註十卷晉郭象撰象字子元河南人辭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

太傅主簿事蹟具晉書本傳劉義度世說新語曰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句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探是文絕無異語載曾讀書敏求記獨謂世代遷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註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文所載枚之如逍遙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竝引絕不相同眩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引向註二十八字又爲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引向註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振浩列子註中凡文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註所達載生篇痾偻丈人承鬪一條向註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成一章皆棄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註曰述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註六十二字鄭註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鄭註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註塊然如土也鄭註無之是殆見吳杜德機句鄉吾示之以天壞句名實不入句向郭竝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註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齊句向註二十二字郭註無之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句郭改其末句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稀如食人句向郭竝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竝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無證先秋水篇與道大塞句釋文云塞向紀輦反測此篇向亦有註併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尙未必實錄矣錢會乃曲爲之解何哉考

劉孝標世說註引逍遙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讓王篇惟註三條漁父篇惟註一條盜跖篇惟註三十八字說劍篇惟註七字似不應簡略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張湛註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註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是併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不可復攷矣

姚氏猶莊子章義序云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曰以君子必達于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卽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于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

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偏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年謂清言耳於周之十失其四五

諸子考略九

楚辭

漢志八詩賦略隋唐宋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集卽是辭類

本傳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

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淨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制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遂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陰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

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禍王之不明豈足禍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修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序跋評論

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髮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

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漸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與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子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自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觀風俗知薄厚云

班氏固離騷序云昔者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伍子以失家巷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妣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瓊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對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處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與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王氏逸離騷序云昔者孔子叡聖明詰不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爭道德陵遲謠詐萌生於是楊墨鄒

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作傳記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譏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節爲賢故有危言以以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仁成策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遲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之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天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翔將翱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

龍勿用也。馴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魯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劉氏勰辨騷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詹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緇，皜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以忿懟沈江，澆羿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之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馴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台經術，揚雄風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傅體褒貶什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與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宓妃，鶴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本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辭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

沈而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鑿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奇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儼難與竝。竝能矣。自九懷已下。遽幽其迹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抑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猶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浚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推。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質勞。金相玉式。豔溢鋪毫。晁氏公武云。接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合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

朱子楚辭集注序云。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怒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

纏惻但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差稱之然使世之故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隨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鸞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以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辭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自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冒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編粗加鑿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問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語類云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不可企反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

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陳氏振孫云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隨唐志獨逸法幸而尙傳洪與祖又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始詳又云新安朱侍講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爲之注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

四庫全書提要云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蹟其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中郎蓋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哀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歌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三序爲十七卷而各爲之註其九思之註洪與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即有自註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知非用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爲延壽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離騷次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

思邈與今本不同與祖據逸九章註中稱解於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子之言據天聖十年陳說之序謂舊本篇第泥併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爲說之所改則自宋以來已非逸之舊本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謂逸註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不但篇第非舊併其序亦非舊矣然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不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必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該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押思以下諸篇註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縉慮煩冤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槩括舊編定爲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宋玉以下十六篇爲續離騷隨文詮釋每章各繫以與比賦字如毛詩傳例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附焉自爲之序又判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詩錄荀卿至呂大臨九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亦自爲之序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晁本刪九思一篇是編并削七諫九懷九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自七諫以下詞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病而呻吟者晁續離騷凡二十卷變楚辭亦二十卷後語刪爲六卷去取特嚴而楊雄反騷爲舊錄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謂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

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旨以在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

陳氏澧云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爲屈原之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虹兮驂白鸞吾與重華遊兮璠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比言人不知而不愠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極頌云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爲謂強哉矯也此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奈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真可謂儒雅矣真可師矣彼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之

諸子考略十

姚永樸

荀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儒家

本傳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序跋評論

堯問篇末云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繼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緇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自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待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皆與避世箕子佯狂出常爲亂闔閭檀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舉何由生不待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劉氏向校錄荀子上言云孫卿趙人名況善爲詩賦易春秋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存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賞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管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若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賢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

法言君子篇云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佞也至於子思孟軻譏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

韓氏愈讀荀子云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於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純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春秋無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原道云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進學解云昔者孟軻好辯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楊氏偉序云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德其化刑政存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線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荀

虞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澹乎息矣有志之氏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持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王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未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縮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慳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僻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蘇氏軾荀卿論云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冠履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氏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辭天

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象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程子云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一句大本已失

晁氏公武云劉向稱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禮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貴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災祥尙強弱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

朱子語類云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看來荀卿亦是 底人只是粗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
胖

陳氏振孫云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

黃氏震云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論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有戰國縱橫之說與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並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於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爲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語爲緇而不知仲斥莊周爲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又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關繫正邪之辨爲何如哉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非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失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以僞者人爲

之名非詐僞之謂若曰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以媚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苟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爲小疵歟抑苟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苟子之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未於內心者卿始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爲當然而後葬爲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泆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苟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隣國成霸功爾

王氏應麟云苟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苟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苟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不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鱸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苟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四庫全書提要云苟子二十卷周苟况撰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苟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苟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証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

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註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瀛荀主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舊書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註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傍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遂譁然指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覓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

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僚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僚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歧歟

謝氏墟序云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卿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思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指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病人憐玉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于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

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遇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

錢大昕跋云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叙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嘗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語可以小疵譬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爲之也

姚氏鼎李斯論云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削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官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并諸侯迨至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

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

汪氏中云經典叙錄毛詩一云子夏五傳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毛詩荀子之所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是魯詩亦荀子之所傳也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足韓詩荀子之別子也經典叙錄左邱明作傳六傳至荀况况傳張蒼是左氏春秋荀子之傳也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之傳也荀子所學本長於禮而於諸經無不通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篇次實做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教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而尤有功於諸經

諸子考略十一

呂氏春秋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雜家

本傳

史記呂不韋列傳云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

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子楚知心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母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君如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天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曾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絕賢

者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取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被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繭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曾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域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

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常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越后所生兩子而遂遷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曰君何功於秦秦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種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茵陽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聞之秦王駭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斷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絕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序跋評論

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註秦始皇卽位八年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

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道矣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甯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常無爲而可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乎其

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

日倪而西望知之

法言淵騫篇云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竅之雄

平穿窬也者吾見櫓石矣未見雒陽也

鄭氏康成三禮目錄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

記禮運注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高氏誘序云呂不韋集儒生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

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裡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

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

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

呂氏春秋

九二

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晁氏公武云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實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高氏似孫云淮南王尙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蓋議橫起壤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稷英茂聚駿豪響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此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韋以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豈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黃氏震云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箸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淳熙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楊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概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稱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

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方氏孝孺云太史公以爲不韋徒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醜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徒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

本傳不誤

不韋以大賈乘勢布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

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居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不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蠶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此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呂氏春秋二十六卷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選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月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

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問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稽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遜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誣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竝不著所出亦不知其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

傳本尙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黻黻鼉鼓逢逢作譚譚一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畢氏沅序云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醜有間原其意指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己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觀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即如今道藏中文字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損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焉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愜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註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己不見世所傳誘註國策亦非真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法最爲可信

諸子考略十二

韓非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法家

本傳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樂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墮德之意

序跋評論

法言問道篇云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謂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又問明篇云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勸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

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又五百篇云申韓險而無化

蘇氏軾韓非論云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常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思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改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于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晁氏公武云韓非書其極刻覈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此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似孫云今讀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謀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歎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黃氏震云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孥子亦害己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嘻亦可

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其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齊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治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勸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辨誣若此者愚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趙氏用賢序云余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誣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闇抵讖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聘其機略辨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愒之迹雖其揣摩馳騫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

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堤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聳諸侯而快其志非許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口故子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爲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景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過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常人臣憂死之不暇而慮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景皆斯之所醞釀藉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疏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駕旅入秦一言而合縱蹶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唯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爲天下笑者唯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穉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忘前之心挾怨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中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何慮易聽常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邱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

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假諱其迹余以爲彼其盡結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營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

四庫全書提要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註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註鄒頤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本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本何所據也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說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而二十八條不止本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踞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選接此篇雖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猷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法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濫楮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年十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

即據以繙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序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秦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篇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梅氏曾亮韓非論云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蠟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者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者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

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諸子考略十三

新書

漢隋唐志四庫全書提要
並入儒家宋志入雜家

本傳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史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卽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少年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生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鵝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博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今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漢書本傳贊云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曰漢爲士德色尙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巨係單于其術固巨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序跋詳論

蘇氏軾賈誼論云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受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

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邴邴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暹氏公武云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圃宮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朱子語類云賈誼之學雜他不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較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個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錄藪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陳氏振孫云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爲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胡氏价跋云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

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

李氏夢陽序云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一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篇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摭裁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列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

黃氏寶序云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極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弟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吞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其書非惟可以廣見用資博識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警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未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未爲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替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者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定五十八篇之數故餽釘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藁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傳篇容經篇並

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騷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盧氏文弼序云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也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懣王問於賈居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俱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

姚氏熊賈在明中商論云太史公曰賈生遺錯明中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耶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髡髡之所非斥非斧以待諸侯爲申論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剽之所以爲安全也斥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願用之何如其冬必裘而夏綌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王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仁慈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

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此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鑿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枉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壘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儒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耶又辨賈誼新書云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屬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宮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己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嘗巨害漢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結於京職之卑品耳是

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廷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無絕不可爲言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汪氏中云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叙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

諸子考略十四

淮南子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雜家

本傳

按史記傳辭較繁此編依漢書錄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云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

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等視草迺遺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雕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莽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建安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高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曰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誦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調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前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大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劍自呂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巨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士衣持戟居

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遠曰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常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曰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不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安怨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曰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曰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曰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曰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曰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

被殺爲言發其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適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適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使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爲口絕乃謂王曰卒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白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指太子王后圍王宮逮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目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妄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上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子而割懷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序跋評論

淮南子要略云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懵懵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又云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席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其眇絮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法言問神篇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難也曰難乎難人病以多知爲難惟聖人爲不難又君子篇云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

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高氏誘序云淮南子多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樂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悲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曰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徒蜀巖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馭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曰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蓋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

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授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廬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惟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高氏似孫云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辭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裡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尙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卓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楊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於取焉淮南鮮取

焉悲夫

周氏涉筆云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以不蕃人類又甚矣

陳氏振孫云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滎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震云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瓊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滅歟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爲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鷄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

四庫全書提要云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註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高誘序言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故舊唐志有何誘淮南鴻烈音一卷言鴻烈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亦鴻烈之解也而註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諸書引用遂併淮南子之本文亦題曰淮南鴻烈解誤之甚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其四篇高似孫子略稱讀淮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尙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註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蘆泉劉黻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並非慎爲之註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二註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註稱許慎李善文選註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註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註之明証後慎註散佚傳刻者誤以誘註題慎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濮陽令遷河東監竝見於自序中噉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註劉黻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代也

梅氏曾亮書後云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

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

吳氏汝綸書淮南王諫伐閩越疏後云淮南王諫伐閩越爲漢計謀至忠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搆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冤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事先發覺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古無所謂謀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說春秋乃曰人臣無將將而誅而商君治秦則有告奸之賞有匿奸不告姦之罪其卒也身坐反誅車裂以徇曰無或如商鞅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禍烈矣乃至是以來有國一循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漢興高祖用之以除韓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翦濟北淮南宗親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惡名隕身失國太史公蓋尤傷之後之帝者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而皆以謀反爲主名且干載踵繼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請樂建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己子之心且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己子如今日也故以爲世之利此真小人逢君之惡者之所爲耳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慚固非本意賈生逆探其意而欲爭止之其說雖未行漢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讀鼓琴學養生之術自溷使天下家知其儒柔無武節莫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劫蓋不待伍被詣吏告變而識者知其不可以終日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爲作也懲夫或王安方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溷閩越用兵

當取道淮南乃欲諫止其役似恐漢知其國阨塞地利者不益中漢朝之忌乎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爲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略無敢訟言爭論者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論於蜀父老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少避忌此其賢於長卿宏遠矣用刻深之法聽讒而之言以自遂其忌克之私至於獄成而示之天下雖宋陶聽之亦以爲不誣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宏湯不足論吾獨怪賈生申商之學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此而世且詔爲奇才羣晏然而莫之省也

諸子考略十五

春秋繁露

漢志入六藝略春秋又入諸子略儒家隋唐宋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經部春秋類

本傳

漢書董仲舒傳云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巨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巨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巨爲

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曰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適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舉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曰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曰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贊曰劉向稱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呂加筮妄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曰爲伊呂遇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淳游夏而曰筮妄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嬰爲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爲然

序跋評論

法言修身篇云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朋用心不剛疇克爾

歐陽氏修書後云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著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程子遺書云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人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樓氏郁序云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

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動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闊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

朱子語類云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夷狄叟敬賈誼知謀之士亦不過如此

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嘗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

程氏大昌書祕書省繁露書云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時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

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戟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翟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銳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管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又曰金于上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梟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梟梟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尙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尙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樓氏倫跋云尙書程公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編宰泮鄉得羅氏蘭臺本考證頗備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蔡文總目及歐陽

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聞嬖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果有八十二篇春秋會解一書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湛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彰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楊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

真氏德秀云仲舒純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見聞博而智益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

黃氏震云愚案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間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

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於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乎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

四庫全書提要云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輿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

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書朝右文稽古使已溼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沉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諸子考略十六

新序

漢隋唐志四庫全書提要
並入儒家宋志入雜家

本傳

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更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

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遂達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曰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召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興者傾巧士爲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召爲常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臣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闕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變在堪狂者責問皆稽首謝乃行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瘠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輿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曰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曰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呂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奏奢向上疏諫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曰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輿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曰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曰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進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奈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曰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且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政懷不能已復上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根本無所庇廢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且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學長子伋且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刊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且推廢典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序跋評論

曾氏鞏序云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載之遠其教旣明其政旣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

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尙其私學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繙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在也要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旨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

晁氏公武云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禱向與楊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繫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高氏似孫云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輻於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摭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

四庫全書提要云新序十卷漢劉向撰向字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爲瑩郎歷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鬪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爲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曾子固紛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五案刺客一卷節十二案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改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略謂先秦方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摭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已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潛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且見害而作則殊不然向本學魯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說苑漢隋唐志四庫全書提要
並入儒家宋志入雜家

序跋評論

曾氏鞏序云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旨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效其篇目日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狗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爲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黃氏震云說苑捐歸皆出於勸善懲惡冀扶世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遠矣君子亦不可以不觀也

何氏良俊序云觀曾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詞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鐘鑪爲鼎彝尊罍皆定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鐘鑪之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爲鐘鑪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絜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爲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謬謬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機祥東漢諸人則評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鞏之所推獨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滂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乎耶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

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主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與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案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適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輩獨不少貸之哉

四庫全書提要云說苑二十卷漢劉向撰是書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總目云今存有五篇餘皆亡曾鞏校書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舊爲二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思政理曾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譏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立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誠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劬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詩外傳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趙襄子賞晉陽之功孔子稱之一條諸御已諫楚莊王築臺引伍子胥一條晏子使吳見夫差一條晉太史屠餘與周桓公論晉平公一條晉勝智氏後閻閻襲郢一條楚左史倚相論越破吳一條晏子送曾子一條晉昭公時戰

邨一條孔子對趙襄子一條皆時代先後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僑並載其龍蛇之歌而之僑事尤舛
黃朝英繡素雜記亦摘其固桑對晉平公論養士一條新序作舟人古乘對趙簡子又楚文王爵筮饒一
條新序作楚共王爵筮蘇二書出同向手面自相矛盾殆摭拾象說各據本文偶爾失於參校也然古籍
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八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尙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
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間有傳聞異詞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諸子考略十七

法言

漢隋唐宋諸志四庫
全書提要並入儒家

本傳

漢書楊雄傳云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呂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
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
伯弊當是時偁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
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邨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呂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
傳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湯口吃不能
劇談馱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著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巨微名當世家產不

過十金之無儻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曰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曰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曰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可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曰求纘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曰風甘泉本因奏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官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鶴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象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慮妃曰徵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邕龍門覽醜池登歷觀陟西岳曰望八荒迹殷周之虛渺然曰思唐虞之風雄曰爲臨川美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曰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曰爲昔在二帝三皇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

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曰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曰爲大裕民之與畜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盟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瀾渭而東周歲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灋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曰瞻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曰泉臺故聊因核獄賦曰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曰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攫狐兔鹿鹿載曰檻車輸長楊射熊館曰罔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雜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曰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曰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大玄有曰自守泊如也或譏雄曰玄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譏雄曰爲賦者將曰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曰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徒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擢之曰三策關之曰休咎絀之曰象類播之曰人事文之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秦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曰解劓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象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曰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象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讓曰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曰天降生民倥侗顛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讓學行第一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讓吾子第二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成本諸身讓修身第三芒芒天道有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讓問道第四神心芻悅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讓問神第五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曰保天命讓問明第六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讓寡見第七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讓五百第八立政鼓象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祿哲民情讓先知第九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梅諸聖重黎第十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釋述品藻讓淵霽第十一君子純終領開茲迪檢押旁開聖則讓君子第十二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讓孝至十三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呂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適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呂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呂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取雄雄恐不能自免適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呂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書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蒲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曰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實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曰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軌不顯然篇籍具存

序跋評論

司馬氏光序云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雍之間又曰孟子醜乎醜者也荀與楊大醜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楊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不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楊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延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爲冀來者擇焉

程子遺書云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子雲黽勉於恭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晁氏公武云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斬斬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洪氏邁楊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與晏子不殉莊公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耳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遠得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朱子語類云荀卿全是申論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個處粗如何望符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辭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猥甚好笑黃氏震云楊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曾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靈顯曾異爲已久正不待楊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粗淺首章謂倅侷顛蒙恣性情性是既不知有物則秉彝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辨爲先而雄遽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平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爲言果可爲法言之首乎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

之傳荀子之論止於事故不能如孟子之醇楊子當正論已明之後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故雖以溫公之醇厚終身爲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預正統等而世亦終不謂操爲西伯謂雄爲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豈一人之力可強而易置之耶

王氏應麟云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辨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四庫全書提要云法言集註十卷漢楊雄撰宋司馬光集註雄有方言光有易說皆已著錄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楊雄所序三十八篇註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楊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此書考自漢以來有侯芭註六卷宋衷註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註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註宋咸廣註吳秘註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尙存故光糺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別之然今本獨李軌註不署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秘曰光曰爲辨蓋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

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甚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太元經

漢隋唐宋諸志並入儒家四庫全書提要入術數類

序跋評論

司馬光氏序云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文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翰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言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且其用心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讀元云余少之時聞元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元謂班固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雖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雖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或愈於歆亦未謂元之善如楊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楊子不贊易而別爲元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楊子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楊子宜爲元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元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堦適滄海者必汲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元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鼓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

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
書嘆曰嗚呼楊子直大儒者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楊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元
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剖其根本示人所出胎
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而
考之於混元之初而元已死察之於今而元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元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矣
不漏測之以鬼神之壯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元必憚然而笑以爲得已之
心矣乃知元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欲固知之之淺面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元
異楊子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元爲曰夫岐者所以爲禽
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元弋也何害不旣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
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元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殷元不亦惑乎夫法
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元之於易亦然大厦將顛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
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元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
其階乎先儒爲元釋者多矣然楊子爲文則旣多訓詁指趣幽邃而元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
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元云易與太元大抵道同而法異畫有二曰陽曰陰元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元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卅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三舉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元以一二三錯於方卅部家爲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禮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卅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美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滅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元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圖曰元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卅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三舉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者謂元首也又曰旁則三舉九摺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元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元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基以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元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蹠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蹠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元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元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日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谷時雍皆謂是也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會冥五者太元之德罔

北方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故亨西方也於易爲利冥者未有形也故元文曰罔蒙相極直會相剋出巽入冥新故更代元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元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撰之以四元撰之以三太元撰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撰之并餘於一乃之後再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元有一二三謂之三幕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象元有首象者卦之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元有攤筮祝圖告五者皆推贊太元繫辭之類也易有說掛元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元有衝衝者序八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元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變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朱子語類云楊子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拙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有一個奇偶奇陽偶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楊子却添作三事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神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本似老氏如濤靜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葉氏適云太元雖名幽深然既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侯芭又受其辭則定雜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疑於人使皆可識不爲甚難明也至宋夏陸績范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

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尅最爲此書要會不知自雒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舊語果零落而衷續等方以意自爲參測也以位常掛以掛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侯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至元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雒爲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四庫全書提要云太元經十卷漢楊雄撰晉范望註漢書藝文志稱楊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其本傳則稱太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又稱有首衡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與藝志十九篇之說已相違異桓譚新論則稱太元經三篇傳十二篇合之乃十五篇較本傳又多一篇案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隋志亦載雄太元經章句九卷疑漢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今章句已佚故篇數有異至桓譚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譌十一爲十二耳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數一一與本傳相合固未嘗有脫佚也註其書者自漢以來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註勒爲一篇雄書本擬易作以家準掛以首準象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攤瑩規圖告準繫詞以數準說掛以衡準序掛以錯準雜掛全仿周易古本經傳各自爲篇望作註時析元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元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至今仍之其書唐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則作十卷均名曰太元經註此本十卷與通考合而卷端標題則稱晉范望字叔明解贊考元

測第一條下有附註曰此是宋陸二家所註即非范望註也蓋范望採此註意自經解贊儒有近習罔知本末妄將此註升於測曰之上以雜范註混亂義訓令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註竝同云云考望自序亦稱因陸君爲本錄宋所長指其所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註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然則望所自註特其贊詞其他文則酌取二家之舊故獨以解贊爲文今概稱望註要其終而目之耳卷端列陸緒述元一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爲范本所舊有又列王涯說元五篇又列釋文一卷則不知何人附入其太元圖旁范望序末及元首元測之首尾凡附記九條卷末又有一跋均不署名氏考序後附記稱近時林瑀瑀與賈昌朝同時則此九條當出北宋人手又王涯說元之末附題一行云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實校勘則附記或出於實歟其釋文一卷亦不著名氏考鄧通志太元經釋文一卷亦林瑀撰疑實刊是書時併以涯之說之瑀釋文冠於編首也

姚氏 太元目錄序云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爲是一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屈伸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與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

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成輔相乎天地而補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登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元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利名譽之徒其實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管輅不真其時雜家並與仁義蒙塞而漢世猶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楊雄少而學焉故雖管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明之利不得狗明也此特老氏之補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乎求於道熄之後待其勞靡而不盡通其言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遠雄矣夫雄亦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文中不仁不知而文仲足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

諸子考略

中說唐宋志四庫全書提要並入儒家

本傳

文中子世家云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翦髮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感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謀次曰玄則玄謀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生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階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騎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衆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象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

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術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矧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徵虛在茅簷上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羨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

東薛收中實瓊清河房玄齡鉅屈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秦
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
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燕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
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子宗之故續詩書
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請證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
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
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饒筒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
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序跋評論

叙篇云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
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
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
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

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王福時撰東臯子答陳尙書書云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於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候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彈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尙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勸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著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微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子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願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王氏家書雜錄云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

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能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乘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撰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縉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富勞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竄絕靡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焉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證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墮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於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明爲者其天平年序凌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殆帝開悠逸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

阮氏逸序云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

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此不饒極師之。與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宜其效。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路。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董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通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回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疑。且記房杜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墮也。因附於中說。兩問且曰。同志淪俎。帝闕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所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楊雄二書。尙韓愈柳宗元。別定李軌楊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楊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草研蘊。與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指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遠矣。修王制。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

適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左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歐陽
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世
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
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
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勞詭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
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人謂乎有象非中也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
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
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成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
也逸才微志勤葛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 程子遺書云王通隱德君子也當
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洪氏邁云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親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
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
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與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
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

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去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王氏明澗揮塵錄云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晁氏公武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子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帝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

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矣朱子王氏續經說云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旨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撫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

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較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儼然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子弟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朱子語類云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仲淹仲淹識見高明說治體處極高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職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

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熬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託得許多須真有個人坯模如此

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自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陳氏亮類次文中子引云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緝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疑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樂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又曰以中說力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璽子陵釣於濞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璽子陵釣於濞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

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敬賀文人之知過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又曰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盛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之子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黃氏震云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爲三教蓋亦六朝流習耳迹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無爲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之世人之

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趨於治太古何嘗有治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爲則下亦烏能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德與無爲而以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之罪齊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盛詩書者乎嗚呼曾謂文中子而此爲

亦後世附會之爾

王氏應麟云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文與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潛之季生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勸勵勃助勸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樞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裡岡巒四時信茲山之嶽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中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止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

四庫全書提要云中說十卷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時貞觀二十三年序景公武郡齋讀書

志嘗辨通以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而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嘗沾襟事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朗事薛道衡以仁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始召還又隋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收事洪邁容齋隨筆又辨唐書載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帝召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軹悟顯然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世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曰太樂之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志長安矣其依託謬妄亦一明證考煬朝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譖薨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序則記其祖事必不誤杜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時等纂述遺言虛相夸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領袖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佈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成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慎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誠不

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楊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借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朋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坤之初六履霜堅冰垢之初六繫於金柅錄而存之亦足見儒風變古其所由來者漸也

朱氏一新無邪堂答問云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然猶出於唐末若李習之劉夢得劉去華裴延翰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集序叔達答無功書亦有賢兄文中子與元經以定真統之語復言薛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川序中薛收爲元經轉者相合又云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叔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刪詩依經正中山似尼邱泉疑洙泗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是通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志舊唐書多采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偉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子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中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義薛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關子明薛道衡三事年歲相應必非實事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抵牾亦無足異惟通

既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經之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耳洪氏容齋隋筆王氏揮塵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朱竹垞謂爲子虛亡是之流指爲黎邱之鬼蓋爲宋咸之說所誤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浸罵更無足論矣